韓非子/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一

韓非子
卷第十二
韓非

卷第十三

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

一。以罪受誅，人不怨上，趼危生子皐；以功受賞，臣不德君，翟璜操右契而乘軒。襄王不知，故昭卯五乘而履屩。上不過任，臣不誣能，即臣將爲夫少室周。

二。恃勢而不恃信，故東郭牙議管仲；恃術而不恃信，故渾軒非文公。故有術之主，信賞以盡能，必罰以禁邪，雖有駮行，必得所利。簡主之相陽虎，哀公問「一足」。

三。失臣主之理，則文王自履而矜。不易朝燕之處，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。

四。利所禁，禁所利，雖神不行；譽所罪，毀所賞，雖堯不治。夫爲門而不使入，委利而不使進，亂之所以産也。齊侯不聽左右，魏主不聽譽者，而明察照羣臣，則鉅不費金錢，孱不用璧。西門豹請復治鄴，足以知之。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趼危子榮衣。子綽左右畫，去蟻驅蠅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主之患臞馬也？

五。臣以卑儉爲行，則爵不足以觀賞；寵光無節，則臣下侵偪。說在苗賁皇非獻伯，孔子議晏嬰。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。而出入之容變，陽虎之言見其臣也。而簡主之應人

臣也失主術。朋黨相和，臣下得欲，則人主孤；羣臣公舉，下不相和，則人主明。陽虎將爲趙武之賢、解狐之公，而簡主以爲枳棘，非所以教國也。

六。公室卑則忌直言，私行勝則少公功。說在文子之直言，武子之用杖；子産忠諫，子國譙怒；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；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。

一。孔子相衛，弟子子皐爲獄吏，刖人足，所跀者守門。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，曰：「尼欲作亂。」衛君欲執孔子。孔子走，弟子皆逃。子皐從出門，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，吏追不得。夜半，子皐問跀危曰：「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，是子報仇之時也，而子何故乃肯逃我？我何以得此於子？」跀危曰：「吾斷足也，固吾罪當之，不可奈何。然方公之獄治臣也，公傾側法令，先後臣以言，欲臣之免也甚，而臣知之。及獄決罪定，公憱然不悅，形於顏色，臣見又知之。非私臣而然也，夫天性仁心固然也。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善爲吏者樹德，不能爲吏者樹怨。槩者，平量者也；吏者，平法者也。治國者，不可失平也。」

田子方從齊之魏，望翟黃乘軒騎駕出，方以爲文侯也，移車異路而避之，則徒翟黃也。方問曰：「子奚乘是車也？」曰：「君謀欲伐中山，臣薦翟角而謀得果；且伐之，臣薦樂羊而中山拔；得中山，憂欲治之，臣薦李克而中山治，是以君賜此車。」方曰：「寵之稱功尚薄。」

秦、韓攻魏，昭卯西說而秦、韓罷；齊、荊攻魏，卯東說而齊、荊罷。魏襄王養之以五乘。卯曰：「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，而天下曰：『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，而以將軍葬，是手足不掩也。』今臣罷四國之兵，而王乃與臣五乘，此其稱功，猶嬴勝而履蹻。」

少室周者，古之貞廉潔慤者也，爲趙襄主力士。與中牟徐子角力，不若也，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。襄主曰：「子之處，人之所欲也，何爲言徐子以自代？」曰：「臣以力事君者也。今徐子力多臣，臣不以自代，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。」

一曰：少室周爲襄主驂乘，至晉陽，有力士牛子耕，與角力而不勝。周言於主曰：「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，以臣多力也。今有多力於臣者，願進之。」

二。齊桓公將立管仲，令羣臣曰：「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。善者入門而左，不善者入門而右。」東郭牙中門而立。公曰：「寡人立管仲爲仲父，令曰：『善者左，不善者右。』今子何爲中門而立？」牙曰：「以管仲之智，爲能謀天下乎？」公曰：「能。」「以斷，爲敢行大事乎？」公曰：「敢。」牙曰：「若知能謀天下，斷敢行大事，君因專屬之國柄焉。以管仲之能，乘公之勢以治齊國，得無危乎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令隰朋治内、管仲治外以相參。

晉文公出亡，箕鄭挈壺餐而從，迷而失道，與公相失，飢而道泣，寢餓而不敢食。及文公反國，舉兵攻原，克而拔之。文公曰：「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，是將不以原叛。」乃舉以爲原令。大夫渾軒聞而非之，曰：「以不動壺餐之故，怙其不以原叛也，不亦無術乎？」故明主者，不恃其不我叛也，恃吾不可叛也；不恃其不我欺也，恃吾不可欺也。

陽虎議曰：「主賢明，則悉心以事之；不肖，則飾姦而試之。」逐於魯，疑於齊，走而之趙，趙簡主迎而相之。左右曰：「虎善竊人國政，何故相也？」簡主曰：「陽虎務取之，我務守之。」遂執術而御之。陽虎不敢爲非，以善事簡主，興主之强，幾至於霸也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古者有夔一足，其果信有一足乎？」孔子對曰：「不也，夔非一足也。夔者忿戾惡心，人多不說喜也。雖然，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，以其信也。人皆曰：『獨此一，足矣。』夔非一足也，一而足也。」哀公曰：「審而是，固足矣。」

一曰：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夔一足，信乎？」曰：「夔，人也，何故一足？彼其無他異，而獨通於聲。堯曰：『夔一而足矣。』使爲樂正。故君子曰：『夔有一，足。』非一足也。」

三。文王伐崇，至鳳黃虛，韅係解，因自結。太公望曰：「何爲也？」王曰：「上，君與處皆其師；中，皆其友；下，盡其使也。今皆先君之臣，故無可使也。」

一曰：晉文公與楚戰，至黃鳳之陵，履係解，因自結之。左右曰：「不可以使人乎？」公曰：「吾聞：上，君所與居，皆其所畏也；中，君之所與居，皆其所愛也；下，君之所與居，皆其所侮也。寡人雖不肖，先君之人皆在，是以難之也。」

季孫好士，終身莊，居處衣服常如朝廷。而季孫適懈，有過失，而不能長爲也。故客以爲厭易己，相與怨之，遂殺季孫。故君子去泰去甚。

一曰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：「季孫養孔子之徒，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，而與君子斷事，是能成其欲於天下。今季孫養孔子之徒，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，而與優侏儒斷事，是以遇賊。故曰：不在所與居，在所與謀也。」

孔子御坐於魯哀公，哀公賜之桃與黍。哀公曰：「請用。」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，左右皆撙口而笑。哀公曰：「黍者，非飯之也，以雪桃也。」仲尼對曰：「丘知之矣。夫黍者，五穀之長也，祭先王爲上盛。果蓏有六，而桃爲下，祭先王不得入廟。丘之聞也，君子以賤雪貴，不聞以貴雪賤。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，是以上雪下也。丘以爲妨義，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。」

簡主謂左右：「車席泰美。夫冠雖賤，頭必戴之；屨雖貴，足必履之。今車席如此，太美，吾將何屬以履之？夫美下而耗上，妨義之本也。」

費仲說紂曰：「西伯昌賢，百姓悅之，諸侯附焉，不可不誅；不誅，必爲殷禍。」紂曰：「子言，義主，何可誅？」費仲曰：「冠雖穿弊，必戴於頭；履雖五采，必踐之於地。今西伯昌，人臣也，修義而人向之。卒爲天下患，其必昌乎？人臣不以其賢爲其主，非可不誅也。且主而誅臣，焉有過？」紂曰：「夫仁義者，上所以勸下也。今昌好仁義，誅之不可。」三說不用，故亡。

齊宣王問匡倩曰：「儒者博乎？」曰：「不也。」王曰：「何也？」匡倩對曰：「博貴梟，勝者必殺梟。殺梟者，是殺所貴也。儒者以爲害義，故不博也。」又問曰：「儒者弋乎？」曰：「不也。弋者，從下害於上者也，是從下傷君也。儒者以爲害義，故不弋。」又問：「儒者鼓瑟乎？」曰：「不也。夫瑟以小絃爲大聲，以大絃爲小聲，是大小易序，貴賤易位。儒者以爲害義，故不鼓也。」宣王曰：「善。」仲尼曰：「與其使民諂下也，寧使民諂上。」

四。鉅者，齊之居士；孱者，魏之居士。齊、魏之君不明，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，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。

西門豹爲鄴令，清尅潔慤，秋毫之端無私利也，而甚簡左右。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。居期年，上計，君收其璽。豹自請曰：「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，今臣得矣，願請璽，復以治鄴。不當，請伏斧鑕之罪。」文侯不忍而復與之。豹因重斂百姓，急事左右。期年，上計，文侯迎而拜之。豹對曰：「往年臣爲君治鄴，而君奪臣璽；今臣爲左右治鄴，而君拜臣。臣不能治矣。」遂納璽而去。文侯不受，曰：「寡人曩不知子，今知矣。願子勉爲寡人治之。」遂不受。

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。盜子曰：「吾父之裘獨有尾。」刖危子曰：「吾父獨冬不失袴。」

子綽曰：「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。以肉去蟻，蟻愈多；以魚驅蠅，蠅愈至。」

桓公謂管仲曰：「官少而索者衆，寡人憂之。」管仲曰：「君無聽左右之請，因能而受祿，錄功而與官，則莫敢索官。君何患焉？」

韓宣子曰：「吾馬菽粟多矣，甚臞，何也？寡人患之。」周市對曰：「使騶盡粟以食，雖無肥，不可得也。名爲多與之，其實少，雖無臞，亦不可得也。主不審其情實，坐而患之，馬猶不肥也。」

桓公問置吏於管仲，管仲曰：「辯察於辭，清潔於貨，習人情，夷吾不如絃商，請立以爲大理。登降肅讓，以明禮待賓，臣不如隰朋，請立以爲大行。墾草仞邑，辟地生粟，臣不如甯戚，請以爲大田。三軍既成陣，使士視死如歸，臣不如公子成父，請以爲大司馬。犯顏極諫，臣不如東郭牙，請立以爲諫臣。治齊，此五子足矣；將欲霸王，夷吾在此。」

五。孟獻伯相晉，堂下生藿藜，門外長荆棘，食不二味，坐不重席，晉無衣帛之妾，居不粟馬，出不從車。叔向聞之，以告苗賁皇。賁皇非之曰：「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。」

一曰：孟獻伯拜上卿，叔向往賀，門有御，馬不食禾。向曰：「子無二馬二輿，何也？」獻伯曰：「吾觀國人尚有饑色，是以不秣馬；班白者多以徒行，故不二輿。」向曰：「吾始賀子之拜卿，今賀子之儉也。」向出，語苗賁皇曰：「助吾賀獻伯之儉也。」苗子曰：「何賀焉？夫爵祿旂章，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。故晉國之法，上大夫二輿二乘，中大夫二輿一乘，下大夫專乘，此明等級也。且夫卿必有軍事，是故脩車馬，比卒乘，

以備戎事。有難則以備不虞，平夷則以給朝事。今亂晉國之政，乏不虞之備，以成節，以絜私名，獻伯之儉也可與？又何賀？」

管仲相齊，曰：「臣貴矣，然而臣貧。」桓公曰：「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」曰：「臣富矣，然而臣卑。」桓公使立於高、國之上。曰：「臣尊矣，然而臣踈。」乃立爲仲父。孔子聞而非之曰：「泰侈偪上。」

一曰：管仲父出，朱蓋青衣，置鼓而歸，庭有陳鼎，家有三歸。孔子曰：「良大夫也，其侈偪上。」

孫叔敖相楚，棧車牝馬，糲餅菜羹，枯魚之膳，冬羔裘，夏葛衣，面有飢色，則良大夫也。其儉偪下。

陽虎去齊走趙，簡主問曰：「吾聞子善樹人。」虎曰：「臣居魯，樹三人，皆爲令尹；及虎抵罪於魯，皆搜索於虎也。臣居齊，薦三人，一人得近王，一人爲縣令，一人爲候吏；及臣得罪，近王者不見臣，縣令者迎臣執縛，候吏者追臣至境上，不及而止。虎不善樹人。」主俛而笑曰：「樹橘柚者，食之則甘，嗅之則香；樹枳棘者，成而刺人。故君子慎所樹。」

中牟無令。晉平公問趙武曰：「中牟，吾國之股肱，邯鄲之肩髀。寡人欲得其良令也，誰使而可？」武曰：「邢伯子可。」公曰：「非子之讎也？」曰：「私讎不入公門。」公又問曰：「中府之令，誰使而可？」曰：「臣子可。」故曰：「外舉不避讎，內舉不避子。」趙武所薦四十六人，及武死，各就賓位，其無私德若此也。

平公問叔向曰：「羣臣孰賢？」曰：「趙武。」公曰：「子黨於師人。」向曰：「武立如不勝衣，言如不出口，然所舉士也數十人，皆得其意，而公家甚賴之。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，死不託於孤，臣敢以爲賢也。」

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。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，乃因往拜謝。狐乃引弓迎而射之，曰：「夫薦汝，公也，以汝能當之也。夫讎汝，吾私怨也，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。」故私怨不入公門。

一曰：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，柳往謝之，曰：「子釋罪，敢不再拜？」曰：「舉子，

公也；怨子，私也。子往矣，怨子如初也。」

鄭縣人賣豚，人問其價。曰：「道遠日暮，安暇語汝。」

六。范文子喜直言，武子擊之以杖：「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，無所容則危身。非徒危身，又將危父。」

子產者，子國之子也。子產忠於鄭君，子國譙怒之曰：「夫介異於人臣，而獨忠於主。主賢明，能聽汝；不明，將不汝聽。聽與不聽，未可必知，而汝已離於羣臣。離於羣臣，則必危汝身矣。非徒危己也，又且危父矣。」

梁車新爲鄴令，其姊往看之，暮而後，門閉，因踰郭而入。車遂刖其足。趙成侯以爲不慈，奪之璽而免之令。

管仲束縛，自魯之齊，道而饑渴，過綺烏封人而乞食。烏封人跪而食之，甚敬。封人因竊謂仲曰：「適幸，及齊不死而用齊，將何報我？」曰：「如子之言，我且賢之用，能之使，勞之論。我何以報子？」封人怨之。